

名臣列傳

崔瑩 慶復興 安遇慶 吳仁澤 池龍壽 鄭地 邊安烈

王去德 黃裳 邊先秀 河乙沁 文達漢 尹可觀 羅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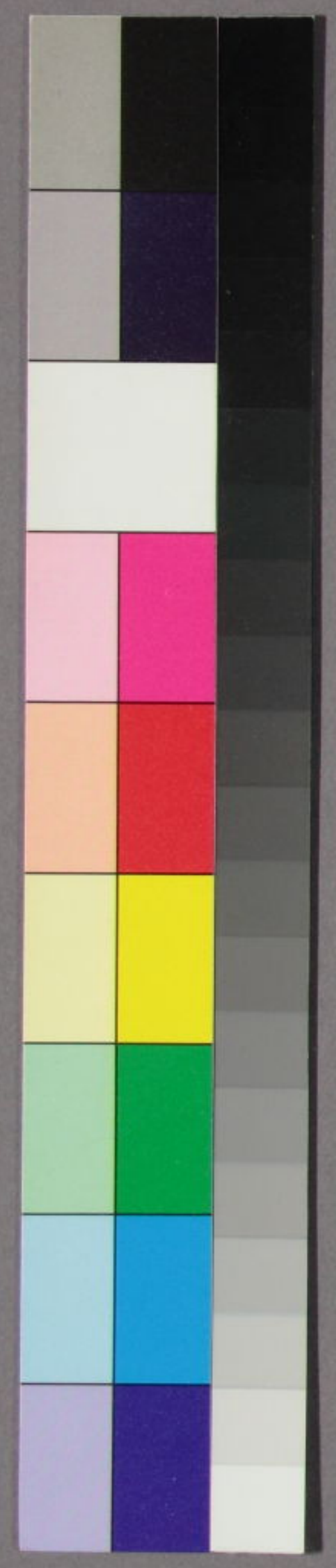
禹仁烈 崔雲海 李禧 禹玄寶 鄭夢周 金震陽

徐甄 李養中 金澍

彙纂麗史 十六

共二十二

U6  
4062  
16



門 9 伊 6  
號 4062  
卷 22-16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名臣十二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父元直司憲糾正瑩風  
姿魁偉膂力過人選補弓達赤恭愍元年趙日新作  
亂瑩與安祐崔源等誅之三年授大護軍從元丞相  
脫脫南征高郵東師二十七戰瑩功居多泗和州賊  
八千艘圍淮安城瑩却之是時元政衰諸將玩寇瑩  
血戰江淮之間名聞中國東還隨印璫破鴨江西八  
站六年出為西海平壤體覆使明年倭寇吾又浦瑩

麗史卷之三十一

一

設伏敗之又明年爲西北面兵馬使紅寇入西京瑩  
與諸將戰于生陽鐵和咸從之間頗有功又明年拜  
平壤尹置賑濟場勸民耕稼瘞戰死者十一年與安  
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勳爲一等圖形壁上授典  
理判書十二年金鏞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與禹碑  
安遇慶金長壽等領兵馳赴擊之賊平又策勳一等  
賜盡忠奮義佐命功臣號尋陞贊成事十三年崔濡  
奉德興渡鴨綠江我師不利賊乘勝長驅入據宣州  
中外洶懼命瑩爲都巡慰使急趣安州節度諸軍瑩  
承命便促隊而行激諭士衆誓必滅賊道遇士卒輒

斬以徇軍令始肅遂與諸將分兵擊賊于隨州獺川  
大破之濡走入遼東元朝械濡送于高麗斬之十四  
年倭寇喬桐江華以瑩爲都指揮使鎮東江時辛屯  
權勢日盛密直金蘭以女與屯瑩責之屯譖瑩于王  
瑩獵高峯縣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  
卿爲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  
兵田獵無時何也遂罷瑩尹雞林屯誣以瑩與李龜  
壽交結中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鞠之籍其田  
民而流之得林之鞠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鎮合浦  
執不可得林訴屯思道亦罷二十年召還復拜贊成

事二十二年爲六道都巡察使籍軍戶造戰艦黜陟  
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瑩雅不諳朝士賢否故殿最  
未精號令苛急軍民騷動二十三年授全慶楊廣道  
巡問使憲司駁之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而致謫如  
此乞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  
以論瑩罷大司憲金續命加賜瑩宣威定難功臣號  
高皇帝遣林密等令取濟州馬二千匹以來先是哈  
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害使臣乍  
降輒叛至是不肯奉詔旨遂議伐之七月以瑩爲都  
統使廉興邦爲都兵馬使李希泌邊安烈睦仁吉林

堅味池瀚羅世金庠等爲諸道元帥領戰艦三百十  
四艘士卒二萬五千六百人討之八月師至羅州瑩  
閱兵于榮山與諸將約曰諸道船宜各樹幟檣上以  
識之船置頭目官毋亂行船旣發各整伍樵汲以時  
旣至同時俱進毋或失次軍士各占信地通烟相報  
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毋或有違降者勿近所得  
賊魁家產金銀牌印信悉皆輸官得者有賞誓畢曰  
不從吾命則有常刑諸將免冠謝行至黔山弗西海  
戰艦未至者以百計瑩曰風勢不利且欲畱待諸將  
不聽至普吉泊瑩欲止諸將曰兵機貴速淹畱不發

後如有議者將誰執興邦勸瑩從諸將言日巳午尚  
猶豫未發安烈麾下遽鳴鼓發砲瑩大怒懸檣竿以  
徇俄而衆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舉碇放船會西  
海船亦至日晚將抵楸子島果風雨大作船艦觸崖  
石多破傷者翼日至濟州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石  
迭里必思等以三千騎拒戰於明月浦瑩遣牧使朴  
允清諭以興兵問罪除賊魁耳星主王子士官軍民  
接堵如故遂下岸師遂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  
是大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北三十里暮還明  
月浦沿涯營是日多獲賊馬我師悉騎矣諸將屯漢

擊山下休兵賊魁來挑戰陽敗走將誘致曉星五音  
之野以騎兵蹶之瑩知其謀令銳卒急追賊魁走入  
山南虎島遣裨將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瑩自率  
精兵繼進迭里必思乃出腰斬之及其三子肖古禿  
不花觀音保等投崖而死并斬其首獻于京師東道  
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據城不下瑩與諸  
將攻之賊潰走追獲及其餘黨盡殺之得金牌九銀  
牌十印信三十馬千匹卒有殺馬食之者瑩卽斬以  
徇士卒股慄秋毫不犯十月班師王已薨矣瑩復命  
梓宮痛哭失聲辛禡二年倭賊屠連山開奉寺元帥

朴仁桂敗死瑩聞之慨然請行禍以爲老不許瑩曰  
蕞爾倭寇肆暴如此由諸將不用命而兵不素練故  
也臣雖老願以一死衛王室禍感歎許之瑩不宿而  
行時賊以老弱登舟示將還狀潛遣勇銳數百深入  
所過望風無敢當者至鴻山大肆殺掠勢甚盛瑩與  
都巡問使崔公哲元帥康求兵馬使朴壽年等趣鴻  
山將戰賊先據險隘三面皆絕壁惟一路可通諸將  
不敢進瑩身先士卒策馬突進賊披靡有賊從林薄  
間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乃拔  
所中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凱還禍命宰樞

郊近具鹵簿如迎詔禮及入見禍問曰賊衆幾何對  
曰不多諸將歎曰幸而賊少耳賊若多幾失此老後  
有自賊中走回者諸將即問狀曰倭子常言所可畏  
者惟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士卒爭  
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瑩麾下進鴻山破陣圖禍  
命李穡製贊三年倭寇江華喬桐先是瑩請於海路  
設關防備戰艦百艘以衛京都禍不聽賊倭乘夜入  
寇窄梁焚戰船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  
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劔船僅免瑩嘗戒光裕曰耀兵  
窄梁江口慎勿下海是日光裕出窄梁醉卧舟中賊

至而不能省也賊遂入江都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  
龍走入摩利山賊大掠虜之瑞妻而去禍遣羅世李  
元桂康永朴壽年趙思敏等擊賊于江華營爲都統  
使次昇天府以備之賊從江都出寇守安通津童城  
等縣所過一空乃相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營與  
慶復興仁任等次敬天議備禦瑩嘆曰令倭寇跳踉  
至此元帥舉何顏乎因泣然泣下而石文成顧問歌  
妓來否觀者歎其憂樂不同之瑞遣人告曰賊以婦  
女玉帛置之德積島中將復入寇請遣援兵瑩不聽  
曰汝府有騎兵千餘賊取汝妻曾不奮擊今雖益兵

將安用乎遂謂諸公曰遠道元帥暫失期會尚以軍  
法從事况在畿甸領巨艦五十不戰而棄走使一府  
蕭然赤地者乎釋此不誅何以號令且光裕違吾節  
度阻江安集使妄報賊退使我不及擊皆請禍治之  
乃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徙喬桐老弱于內地畱壯  
者治農奪豪右所占私田以充軍需禍從之禍尋宥  
孫光裕等先是慶尚道元帥金縝聚一道名妓日夜  
酣飲縝嗜燒酒軍中號曰燒酒徒偏裨少忤其意輒  
鞭辱之衆忿怨及倭掠合浦衆却立曰可令燒酒徒  
擊賊縝單騎走遂敗於是廢縝爲民斬合浦都千戶

至是瑩歎曰既原金縢又活光裕政刑如此何以爲國時以京都濱海倭寇竊發皆欲遷都以避之瑩獨陳徵師圖守之策禍不聽命築宮于鐵原瑩曰移都之舉非特擾民且啓海寇覬覦之心國勢日蹙非計也臣謂太后春秋已高宜奉太后居之鐵原殿下畱此以鎮人心第京城太廣雖有十萬兵未易守請築內城以備不虞可也事遂寢四年倭舸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直犯京師中外大震禍分命諸軍屯東西江列兵衛於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登城候望以瑩督諸軍軍於海豐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

之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也乃經列屯捨而不與角趣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我太祖領精騎直進擊破之瑩見賊披靡還率麾下士擊殲之餘黨夜遁時都內聞瑩敗益洶洶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于宮門以須捷至京城解嚴賜瑩安社功臣號五年鄭地與倭戰于順天兆陽敗績禍將遣諸將擊之瑩請行曰臣若死於賊恐傷國體然臣不忍坐視生靈之魚肉國之安危在臣一舉臣請率麾下士往征禍從之都堂餞諸帥瑩獨不赴曰近門下府請禁迎餞



豈可以宰相先犯令乎俄而邊報警急禍曰不可重  
外而輕內瑩不果南五年政堂文學許完密直尹邦  
晏依禍乳媪張氏譖內宰樞林堅味都吉敷請去之  
禍命堅味等勒歸私第堅味奔告瑩及復興仁任曰  
許完欲殺吾二人以及諸公禍將作矣夜完等矯旨  
召瑩瑩懼與復興仁任等會興國寺大陣甲兵集兩  
府百官耆老議請鞠張氏禍趣召瑩瑩辭曰今有舉  
國缺望事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覲禍曰卿被疾累日  
思一見卿且欲聞缺望事瑩欲入諸大臣止之曰公  
去則此軍必亂國不靖矣於是兩府臺諫請下張氏

按治禍不聽令瑩罷兵曰予召卿卿擁兵不來卿嘗  
自謂累代忠臣忠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  
引兵詣闕則臣罪當誅臣身雖微所係甚大若死於  
姦人之手國家危矣禍默然密使人語大司憲禹玄  
寶曰可率百官以退玄寶曰臣雖退百官必不從百  
官具張氏罪奏太后太后曰豈可以一媪之故令舉  
國紛紛乎趣張氏出禍不得已送張氏于仁任諭令  
不殺瑩詣闕謝曰殿下去邪不疑臣民咸喜獨責臣  
爲不忠臣實缺望禍曰其時急不覺失言評理金庚  
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乎瑩怒白禍流之尋斬

張氏六年以瑩兼海道都統使出屯東西江時瑩有疾醫進藥却之曰吾既老死生命也安用服藥求活爲也禍錄瑩功賜鐵券玉軸以表異數七年拜守侍中賜田三百結八年有人投匿名書云林堅味廉興邦謀去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爲王判事金克恭聞而傳之於是鞠克恭誣服斬之籍其家時倭寇累至以戰艦少不得出擊瑩曰吾昔爲都統使作戰艦八百隻欲掃清海寇不圖李海等冒請先王分領其船卒以敗功孫光裕領江口巨艦一遇倭賊燒毀殆盡今欲改造然方農月不可使民欲令僧徒赴役國家

有惡則僧徒何能獨安乎使司宰令李光甫監造戰艦董役甚急怨咨大興不逾年造巨艦百三十隻分守要害自是倭寇稍息民反喜之瑩爲將臨陣對敵意氣安閒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軍士却一步者便斬以徇故大小百戰所向成功未嘗一敗當是時也威名隱然動於中國使臣張溥周倬等至禍以我太祖鎮東北面今瑩出屯于郊不使溥等見之瑩性鷲廉潔無私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然素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嗜殺酷刑威福自出而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宗國傾隕斯其可哀者

也瑩嘗閱兵於江上怒部伍不整欲斬隊伍長禍曰  
都統使無乃已殺乎重則杖之輕則原之可也京城  
物價踊貴商賈乘時射利瑩嫉之凡市物先令京市  
署定其價識以稅印無印識者將鉤脊筋殺之於是  
懸大鈎於市市人震慄事竟不行楊伯淵之獄自瑩  
發之用刑甚酷株累日廣波及搢紳悉加拷訊禍謂  
瑩曰無以因人妄語枉害諸將瑩不聽提學金濤等  
以辭連被殺國人寃之林廉之誅也 太祖遣人白  
瑩曰兇黨已除明公宜戢刑布德以順民心瑩不聽  
楊廣道按撫使崔有慶捕誅林廉家奴遣人報都堂

瑩以誅殺不盡大怒欲斬其使 太祖固止之瑩斷  
獄過嚴果於誅戮百姓畏之然遇歲凶民飢輒廣施  
賑濟以活窮民禍畋于西海道知鳳州柳蟠因供頓  
多斂民財瑩惡其害民杖之時出糴米以補軍餉其  
威福自出多此類也瑩不事產業居第甚陋清約如  
寒士雖身都將相又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嘗  
赴都堂極言諸宰之害遂具禁令押署藏之目諸公  
曰後肯爾乎禍無道日甚瑩遇事輒諫壽昌宮成瑩  
等爲都監禍使宦者李匡宣曰大厦落成何以報卿  
瑩曰今倭寇荐食民生困悴喪邦無日矣主上不與

大臣圖議國政而昵比羣小改遊無度臣等將安仰  
以盡職乎匡入白褐赧然曰謹聞教矣十一年禍獵  
于海州瑩從旌旗帷帶橫亘百里所在供億民不堪  
命按廉李須喪馬徒行一道咨訕雷連累朔樂而忘  
返瑩入見極陳其弊還至白州欲觀魚于延安大池  
瑩立馬前力諫禍乃止禍嘗遊龍壽山乘醉騁馬墜  
瑩泣曰忠惠王好色然明宵有程忠肅王好遊然不  
違農時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備位宰相不  
能匡救何面目見人乎禍慙曰自今改之其盡忠補  
益亦此類也瑩毅然以國事自任遂欲內為社稷之

計然既老悖慮事粗略勝國殘孽逃竄沙漠而聖  
天子一統四海精兵百萬兵力非漢唐比也瑩密通  
北元約為聲援逞其勇力欲與天子抗脅眾與師剛  
愎自用不知小國不可以抗中朝智力惡足以敵大  
義勢窮兵變禍不旋踵麗祚傾覆瑩實速之此所謂  
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初禍憚瑩正直不往其第嘗  
欲納瑩女使人諭意瑩辭曰臣女陋非醮婦所生也  
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而拒之麾下鄭  
承可等逆禍意納之封為寧妃自是屢幸瑩第國有  
大事輒與瑩密議先是張方平至遼東不得入而還

潘益淳謂瑩曰今國危矣社稷存亡係公一身盍圖  
之瑩歎曰執政嗜利速禍將若之何有人從遼東來  
告曰 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都堂憂之  
瑩曰如此則興兵擊之可也嘗曰昔唐太宗征本國  
本國發僧軍三萬擊破之會 帝以高麗反覆怒詔  
鐵嶺迤北元屬開原所管乃割屬遼東瑩集百官議  
獻鐵嶺可否皆曰不可獻與諸將相議攻遼及請和  
諸大臣皆欲請和禍獨與瑩密議攻遼瑩勸之公山  
府院君李子松詣瑩第力言不可瑩輒白禍殺之以  
威衆遼東都司報 帝遣千餘兵來至江界立鐵嶺

衛禍泣曰羣臣不聽吾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瑩  
閱兵于東郊遼東旗軍持榜文至者令所在殺之禍  
託以西獵遂發寧妃及瑩從是時國中屢被倭患八  
路騷然連歲饑饉餓殍盈路重以禍淫荒無道政令  
悖謬中外業業不自保方當農月徵師遠道怨聲載  
路禍次鳳州召我 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泣  
陳其不可反覆力諫禍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毋納  
他議禍次平壤令作浮橋於鴨綠江運林廉家財以  
備賞格又發僧徒爲兵以玄麟爲將玄麟嘗佐瑩畫  
事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領諸元帥發平壤瑩白禍曰大  
軍在途若淹旬月大事去矣臣請往督禍曰卿往寡  
人亦往瑩曰殿下還都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禍曰先  
王遇害以卿南征也予何敢離卿獨還乎有人自泥  
城來告遼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揮若大軍至  
不戰而下瑩大喜督令進兵師次威化島左右都統  
使上書請班師瑩曰都統使可自來奏左右軍復遣  
人詣瑩請速許班師瑩殊不爲意我 太祖舉大義  
諭諸將回兵三軍踊躍 太祖在途徐行嚴敕三軍  
以不敢直逼乘輿之意禍聞變與瑩奔還京諸軍進

屯近郊上書請去瑩禍不聽諸軍入城瑩勢窮走花  
園不勝憤怒以槊洞刺守門者乃入圍花園數百重  
郭忠輔直入殿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而出  
流于高峯縣宋光美趙珪安沼鄭承可等竄匿悉捕  
而流之辛昌立鞠瑩及玄麟于巡軍配忠州斬承可  
等尋執瑩復下巡軍典法判書趙仁沃李濟等上疏  
曰崔瑩事我玄陵定難興王驅僧北鄙逮奉上王屢  
却倭寇埽盪羣兇以存社稷功則大矣然聞於大體  
不顧羣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所謂功  
不掩罪者也願殿下念事大畏天之意明正其罪以

告祖宗之靈以解 天子之怒以開三韓萬世之太平郎舍許應等上疏曰瑩誠社稷之臣也然不學無術加以老悖立威脅衆獨斷自用得罪上國流毒生民社稷幾亾前功盡棄噫以瑩之功不幸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議所謂人得以誅之也願斷以大義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莫不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

論曰高麗名將當以崔瑩爲第一至今婦人孺子皆知其姓名然爲將無籌略闇於大義卒以殞身覆國

惜哉世傳瑩臨刑自若乃曰我有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草不生矣墓在高陽至今禿赭俗謂之紅墳吁異矣哉

慶復興 安遇慶 吳仁澤 池龍壽

慶復興初名于興清州人父斯萬性質素娶明德太后姪女以故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人譏之官至右代言嘗受命醮摩利山塹城聞空中若有呼慶代言不幸短命者再還謂友人曰吾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復興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初拜軍簿判書歷判樞密院事參知門下政事陞知政事商議時議

築京城復興與鄭世雲柳淑言今四方兵起瘡痍饑  
饉若築城民將不堪王命罷其役錄誅奇轍功爲一  
等改參知中書省事御史臺劾黃裳楊伯淵姦判密  
直辛貴妻康氏復興言康之失節以夫在流不能防  
閑也自丙申以來流竄者寔繁室家怨曠多失節請  
皆放還鄉里從之紅賊入寇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  
尋爲副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敢戰王怒欲  
論以軍法洪彥博言復興公廉謹篤然不閑將略是  
用者過也王怒解賊退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尋  
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錄已友擊走紅賊辛丑扈從

功俱爲一等崔濡在元譖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  
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興爲西  
北面都元帥屯安州李珣爲都體察使屯泥城禹碑  
朴椿爲都兵馬使分屯江界禿魯江等處安遇慶李  
龜壽共瑄池龍壽分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以密直  
副使丁贊爲西北面都安撫使椿聞家奴將至收兵  
得卒數千甲士二百餘人生獲二獐詣家奴所舍曰  
椿萬戶之管下也王令椿防倭故到此今有廢立之  
言然乎椿將爲我王死也因泣下殺獐餽之家奴嘆  
息且有懼心椿又從間道以所領兵送珣屯所令珣



遇家奴亦如之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屯要害  
忠乃宰相仁吉從弟也依勢不從贊節度贊不能制  
忠怨贊誣構贊與德興通謀議乃棄屯所逼贊營欲  
襲殺之贊大懼棄軍奔復興營明其誣王遣使繫致  
巡軍召忠對置事無驗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  
時人惜之復興移檄德興從者曰本國父老子弟或  
以功名或以朝覲用賓中國又近不同老於旅食豈  
無東意道里云遠盜賊逢起歲月愈浚歸計愈疎父  
母妻子夜夢晝思言及淚下貌同敬他握粟出卜安  
喜且悲曷月曷日子還歸哉奈何今日自貽伊阻聽

人論言偽主云從旁招殘賊謬張羽翼野宿風餐靡  
所定居憊惘遷延不進則退謀不當謀爲不可爲臆  
揣安料吾事儻濟以是欲見三族圖榮一已夸耀里  
間拜埽松楸何異緣木求魚理舟涉山祗自勞苦斃  
於狂妄尚我主上至仁以慈欲爾改修存爾三族雖  
法吏議刑選軍革田亦堅執不許姑待須臾且如年  
前邊將負勇不備紅賊賊逼都城主上自令鰥寡孤  
獨無保持者先出遠害毋犯賊鋒及至南幸惠養如  
子肆爾三族得保首領又不窮乏今猶昔也爾尚不  
知委質報德誤從白家之息自納篡逆之罟必使之

夷三族撥墳墓瀦宅舍沒田口然後已乎豈唯國人  
施爾顯戮抑亦社鬼丕降陰誅爾何悖理至於如斯  
然而體患爾心聊以招懷國中之人孰非故舊有位  
之士孰非姻親冀復面目實無異志爾毋胡越爾毋  
鬼蜮斬裾輸忠射鉤終相主上宰臣協謀成言苟能  
來者仍其偽授不降一級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  
覆氈車下仰視星斗於斯時也鄉思幾何越鳥南枝  
狐貉首丘爾可以人不如禽獸書到爾部不出三日  
戒爾徒旅勤爾跋涉如魚得水如鳥歸林嗚呼此厥  
不聽與爾永訣珣又移書諭崔濡羅英傑柳仁兩黃

順洪法華等曰本朝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  
繼相承迄于今日非王氏不得為王爾等所共知也  
乃何以異姓之子欲立為王反攻父母之邦邪爾等  
離鄉土思親戚苦身焦思千里而從人者無乃欲富  
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今以兵入則爾之三  
族無遺類矣雖能得入誰與為榮且為人子未免亂  
賊之名則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宜各挺身渡江而  
來來則罪雪不則誅夷可不慎哉濡奉德興渡鴨綠  
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而走復興遣  
鋒事金南貴獻捷王賜南貴銀一錠遣人賜復興酒

拜左侍中凱還王命有司如迎駕儀令百官宴于國  
清寺南郊慰之賜諸將賊臣田宅賞產辛旼用事復  
興雖在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爲旼所擠罷封清原府  
院君後與兵仁澤等謀除旼事洩杖流興州沒爲奴  
籍其家旼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政房王見絺復  
興欲立宗室仁任乃立辛禡禡始開書筵翼日稱疾  
欲停講復興曰聖賢書雖不讀常在手亦自有益禡  
乃講有韓略者口給無才行初爲令使登科以禡外  
戚超授官託乳媪宦寺求爲持平禡一日用小帖擬  
略臺官金瑄重房韓忠典法下政房瑄忠亦禡外戚

也復興言注授已訖不可更改禡曰有紙墨改之何  
難復興言古者外戚不除言官請授他職禡強之復  
興力爭終不授復興仁任瑩池齋同注擬齋曰當先  
軍功復興曰此則都目宜後軍功又未定時齋仁任  
擅權舉國趨附復興廉潔自守知不可救日飲醇酒  
爲事及當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然柅二人不能行  
已意或先出不與都堂將議呈省書復興醉不至瑩  
呼堂吏曰可撤禁酒榜首相乃如是邪諸相遠詣復  
興第復興赧然曰吾因飲藥而醉未能進也嘗與親  
舊夜飲聯句典客令金士霖曰予自外來民之憔悴

莫甚此日豈唱和爲樂時邪復興默然又嘗與瑩率  
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譏之六年國家聞遼  
東欲攻納哈出慮其掠我界遣人覘之還言遼東摠  
兵已出師都堂丞會議復興醉又不至仁任林堅味  
忌復興清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門下評  
理薛師德密直副使表德麟判事鄭龍壽裴吉季乙  
卿上護軍薛懷中郎將羅興俊等皆復興酒徒也師  
德乙卿道死復興卒于貶所諡貞烈辛昌立賜祭曰  
嗚呼我先祖恭愍王有周宣中興之志有漢祖知人  
之明卽位之初側席求賢旰食圖理擢卿百僚之中

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旦潛邸元從莫有知者  
凡百姓苦樂士大夫忠姦亶聰灼知興利害進賢  
退不肖遂能內誅竒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  
下元季東南割據若方國珍張士誠輩皆遣使款獻  
我先祖中興之烈有光于祖宗卿有力焉迨至癸卯  
賊臣崔濡蚤緣轍黨推奉孽醜請兵元朝侵掠國界  
我先祖授卿節鉞與崔瑩等擊走以存我社稷功在  
帶礪賜券圖形及逆眈以左道惑我先祖領僉議事  
三韓卿大夫望塵趨拜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其門湯  
沸眈亦歆卿清忠捐介欲屈卿而致之門倚以爲重

屢遣私人通慫勸之意於卿而卿不一進其門咤乃  
譖卿我先祖方委政於咤難違其言卿於是有明夷  
之行三韓之人知與不知莫不泣下咤謀既覺而誅  
我先祖悔甚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賊  
臣李仁任乘間專恣鬻官貨獄敗我先祖嚴恭抑畏  
事大之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間社稷粗安而仁  
任憚卿不能縱其溪壑之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母  
明德妃信卿之深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嗾羣  
兇而逐卿於是仁任窮兇極惡籠山川以爲田認良  
民以爲隸冤塞覆載醜聞上國遂致天子欲立衛於

鐵嶺社稷幾顛而崔瑩奮忠廓清羣兇上王命予小  
子乃權國事一新庶政予惟汲黯在漢而淮南之謀  
不得行孔父在宋而華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  
身佩王室安危朝廷輕重卿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  
儔也嗚呼卿位極人臣無一畝於京甸無斗粟於家  
瓶簞食水飲敝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者幾何卿之  
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聳萬世今遣密直副使柳  
爰廷往奠卿墓英靈有知歆茲異數諒予至懷永佑  
我王家子補臻儀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擊走紅

賊後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又討興王賊錄  
功亦一等元以平紅賊功遣使授奉訓大夫廣文監  
丞未幾元立德興君爲王納之遇慶以贊成事爲都  
指揮使屯義州移書婆婆府脫脫不孫曰本國自太  
祖神聖大王創業垂統正嫡承襲四百餘年元王始  
事朝廷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元王嫡子忠烈王尚  
公主生忠宣王忠宣王亦尚公主生忠肅王義爲君  
臣親則甥舅今我國王忠肅王之嫡子入侍天庭十  
有餘年頗著功績尚公主爲駙馬承正統益下國事  
大之禮恪謹一心不幸紅賊橫行天下剝殘天民所

指火烈天威難制越已亥冬僞名毛平章黃院判等  
賊十餘萬闌入東國至于西京我軍大發一掃無餘  
又於辛丑年沙劉潘平章關先生等賊三十餘萬渡  
入王京吾王赫怒諸將奮勇盡殲其衆社稷獲安人  
民受賜兩度破賊之事旣已具呈中書東民以謂上  
國必當厚賞引頸北望慮本國人崔濡等挾其仇  
怨目錦誣辭冀惑天聽使我主上至于失職夫崔濡  
等事我先王阿諛逢迎陷於不義癸未年間南行不  
返則濡實使之也本國人言及於此未嘗不痛哭流  
涕今濡等又以塗簧之口掩我大功廢吾王而使本

土無辜之民不遑寧居此本國之罪人也吾王使宰  
相李公遂柳仁兩許綱洪淳等賀正謝恩矣賀聖節  
又賀千秋矣且啓稟矣濡等互相壅蔽奪其方物表  
箋使不得達拘留使价唯已之從且世祖皇帝命不  
改土風正嫡承襲其來遠矣濡等冒弄朝廷援立孽  
庶改易土風而使世祖皇帝詔旨墜於空虛此天下  
之罪人也本國人搥曾切齒曰亂臣賊子人得以誅  
之古有常憲如濡者罪不容誅雖剗心腹必無朝廷  
之議大小奮慍雷然一辭必舉大兵往討濡等食肉  
寢皮然後已物議洶湧不可止遏今以精兵百萬往

討約已定矣大軍一舉馬首指北雖加禁厲人心憤  
怒氣焰如火所觸必焚天下無辜忍受其禍本職所  
管各部人物卽宜收帶家口早入山寨遠避軍鋒又  
區別崔濡等高麗逆黨毋使諸色軍馬濫及於禍有  
能捕濡等傳首納款不唯本國釋怒上國亦知濡等  
欺天亂法正伏其辜將有厚賞本職參詳卽便施行  
初遇慶令兵馬使金之瑞玉天桂分守要害宋芬碩  
守義州弓庫門護軍金得和將十餘騎候鴨綠江邊  
夜半報賊到楸島遇慶遣人告急於都巡察使李龜  
壽都兵馬使洪瑄巡撫使池龍壽時士卒凍餒不能

興黎明賊渡江遇慶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賊圍弓庫門遇慶引軍趣之賊已踰城入殺守門卒芬碩尚未知也遇慶身先士卒與邦天奉成石柱金得和玄奴价崔黑驢羅成等七戰却之賊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分步騎為七隊鼓譟齊進我軍不能支奔還入門黑驢下馬執槊立門外賊不得逼遲我軍畢入上馬徐驅而入龜壽瑄龍壽等不意賊奄至各將十餘騎至我軍屢與戰不利瑄馬蹶為賊所擒我軍大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為都巡慰使又命我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

泥城都體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碑朴椿等引軍來會我軍復振賊候騎至定州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剌以徇賊奪氣於是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世為左翼珣碑椿我太祖為右翼瑩為中軍行至定州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怯懦不力戰諸將忌之時賊已屯隨州之獺川諸將謂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為三隊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為左右各當其一隊奮擊之太祖所乘馬陷泥濘奮躍而出眾皆驚異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



潰去二人拔劍亂擊之賊已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  
倭屠喬桐京城大震王命遇慶與龍壽珣領三十三  
兵馬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以禦之未幾賜推誠亮  
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澤等謀除辛旽事洩杖  
流南原沒爲奴籍其家旽誅復召爲贊成事出爲西  
京都萬戶與珣往擊五老山城克之虜元樞密院副  
使哈刺不花還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  
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崔瑩討興王賊  
錄功俱一等後判密直司事與密直副使金達祥有

寵於王擅機密號爲內相時國家連年興師帑藏匱  
渴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官仁澤達祥首建議  
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將士皆得超遷人樂從  
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賤隸無不除授官爵  
大濫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者王頗然之仁澤曰紅  
賊之難南幸而能復者以彼實外賊故人人懷憤雲  
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賊比所過皆爲其民大駕  
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今日之策親征爲上議  
遂寢王召瑩柳濯慶千興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  
注遺棄賢良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

賤布列中外傷和召灾罔不由此予甚痛之當屏諸  
遠方以答天意時仁澤達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  
流仁澤于清風達祥于沃州國人大悅仁澤子軍簿  
判書英柱三司判官英佐與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祿  
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  
英柱于杞溪英佐于川寧并杖流天祿辛屯當國召  
拜知都僉議仁澤與千興等謀去屯事洩繫巡軍杖  
流尚州又杖流英佐于水原皆沒為奴後仁澤聞屯  
必欲殺已與英佐逃屯遣使楊廣全羅慶尚道搜捕  
繫仁澤妻子判事玉天桂養仁澤少子屯疑與仁澤

同謀繫巡軍拷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思利城烽卒  
池龍壽史失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安祐  
等擊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鋒功俱一等授判  
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與安遇慶等却德興兵賜推  
誠揆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密直司事累遷僉議評  
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為西北上元帥兼平壤尹初  
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平章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  
金伯顏等據東寧府憾其父輟誅將欲寇邊王遣龍  
壽及西北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  
我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為都統使屯安州

師至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等造浮橋  
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  
以次渡士卒爭橋有溺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  
暴作衆皆疑懼兵馬使李致曰吉兆也諸將問其故  
曰龍動必有雷雨今上元帥名龍而渡江之日有雷  
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螺匠塔去遼城二日  
程畱輜重賫七日糧以行告諭遼瀋人曰遼瀋是吾  
國界民是吾民今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  
恐爲各枝軍馬所害卽詣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  
崔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之將戰

大軍繼至城中望覓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收用  
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汝若不降一  
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堦牟又使原景  
喻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旣而復  
來欲戰復使原景喻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明  
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聞大軍來  
皆欲降守將勒令拒戰若力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  
雜以木石矢下如雨師遂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  
木兒遁虜金伯顏是夕退師城東張榜諭納哈出也

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昵侍天庭過  
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蒙塵于外義當左  
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恩忘義竄身東寧府以其  
父輟伏誅挾讎本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  
逃竄不首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  
等結爲心腹松甫里法禿河阿尚介等處團結軍馬  
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舉義兵以問又與金伯  
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外  
哈刺波豆德左不花高達魯花赤摠管頭目盡行勒  
捕賽因帖木兒輒復逃閃假息其所投各寨卽捕獲

飛報如有隱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  
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西至于  
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爲  
湯沐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子蒙塵于外遼瀋頭目  
官等罔聞不赴又不修禮於本國卽與本國罪人奇  
賽因帖木兒結爲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  
也今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方  
命大兵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以東本國  
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亟謀來朝共享爵祿如其不  
悛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

熾如火日官廬乙俊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時萬戶  
裴彥等擊高家奴于石城未還欲畱待以乙俊言班  
師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之食諸將請  
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循海邊還師士卒大飢殺  
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充之遂取徑而還恐有  
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作溷廁馬廄納哈出果躡後  
行二日曰作廁與廄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  
師至松站鎮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  
濟是役也風雪洄寒道途冰滑士馬多物故金伯顏  
者其父本國僧也姦通濟院婢生伯顏仕本國爲郎

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  
斬之

論曰慶復興廉直謹厚有古大臣風及爲辛旽擠罷  
授策吳仁澤等謀誅賊臣功雖未就忠憤凜凜矣旽  
旣誅再入相府值池齋李仁任擅權濁亂復興日飲  
醇酒不可否事然當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齋仁任  
不得肆數年之間國家粗安者復興之功也若乃僧  
王兵變復興節度諸軍摠領而已朴椿設策覬獍家  
奴先懾安遇慶身先士卒力戰有功然崔瑩軍至始  
奏捷爾至如吳仁澤沮王南巡籌略甚奇若論其功

不在諸將下是時池龍壽無功及破走奇賽因北鄙  
底定功足稱焉

鄭地 邊安烈 王安德

鄭地初名准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少有大志  
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  
隨恭愍二十三年有李禧者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  
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  
如禧者邪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  
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侍殿陛王顧問地即取  
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爲金羅道安撫使禧

爲楊廣道安撫使兼萬戶崔臣吉朴德茂等亦上書  
如禧地策以德茂爲京畿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今爵  
禧等卿等勿以爲異冀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  
亦當不赦又授地麾下士八十五人禧麾下士六十  
七人添設職令密直司給千戶空名牒二十百戶牒  
二百時地與禧上疏數十條其略以爲溪陸之民不  
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  
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  
軍餉擾民生乞罷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  
察六道造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

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寢其事辛  
禍三年倭寇順天樂安地以禮儀判書爲順天道兵  
馬使擊之斬四十餘級四年倭寇靈光光州同福地  
與都巡問使池湧奇助戰元帥李琳韓邦彥等追及  
王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而火之賊自焚死殆盡  
獲馬百餘匹是戰地功居多捷至賜地及湧奇銀各  
五十兩倭入潭陽縣地與湧奇擊走之尋爲金羅道  
巡問使八年爲海道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鎮浦地擊  
走之追至羣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之禍  
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方春疾疫大興舟師物

故大半死海上者令出陸以葬士卒無不感咽地帥  
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二十艘犯  
慶尚道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卽  
赴之晨夜督行自搖櫂擢卒益盡力到蟾津賊已至  
南海觀音浦覘之以爲我軍怯懦適天雨地遣人禱  
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冀相予無作神  
羞雨果止賊旗幟蔽空劍戟耀海四圍而前地叩頭  
拜天俄而風利中流舉帆船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  
大船二十艘爲先鋒地進攻先敗之浮屍蔽海又射  
餘賊應弦輒倒遂大敗之發火炮焚賊船十七艘兵

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  
未有如今日之快也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  
遇倭賊被獲鎖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先斬之  
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捷至禍大喜賜宮醞勞  
之地以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道以  
備倭從之尋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  
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禍遣宦者金實責  
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炮其慮周  
矣卿爲海道元帥此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平罪  
實在卿地頓首謝十三年地上書自請東征曰近中

國聲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應接爲艱  
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爲盜其叛民據對馬一歧  
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先攻諸島覆  
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漏賊使之歸順則倭患可  
以求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善水  
戰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候風  
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船卒  
困於徭賦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蕩平可也十四  
年遣我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隸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



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聳倭命爲楊廣全羅慶尚  
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成陽踰雲峯八羅  
峴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  
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  
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  
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時  
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禍賜宮醞段絹恭讓  
元年爲楊廣全羅慶尚道節制體察使兼摠招討營  
田繕城事金佇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禡事覺地以辭  
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傳霖鞠地于雞林臺諫

抗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臺諫復論駁不已又徙遠  
地事具安烈傳尹彝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清州拷訊  
不服曰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侍  
中寔有意爾復何黨彝初歟言必誓天辭旨感慨獄  
官不能取辭地退謂人曰人生會有一死生何足惜  
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明日將峻刑鞠  
之以水灾免三年錄回軍功爲二等賜錄券及田五  
十結臺省刑曹議奏曰地以黨安烈坐罪實爲誣枉  
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召判開城未赴病卒年四十  
五諡景烈

邊安烈瀋陽人元季兵亂從恭愍東來賜籍原州從  
安祐擊走紅賊錄功二等尋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  
爲一等累拜禮儀判書宰樞嘗會宴于郊安烈與林  
堅味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拜判密直司事與崔瑩  
征濟州還改知門下府事轉評理辛禍初出爲楊廣  
全羅道都指揮使倭寇扶寧登幸安山安烈與羅世  
趙思敏柳實督兵進攻大破之斬獲甚多禍賜白金  
一錠鞍馬衣服凱還都堂出天水寺設儺戲迎之進  
門下贊成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口以巨絙相維分  
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焚掠羅世沈德符等率鎮

浦用火炮焚其船賊守船者燒溺殆盡賊窮怒益盛  
盡殺所俘子女所過波血守船賊脫死者趣沃州與  
登岸賊合焚求同縣殺監務掠黃洞禦侮中牟化寧  
功城青利等縣入尚州留七日置酒池湧奇靡下裴  
儉自募往覘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  
諸將領精兵戰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宜占居一邑  
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邪飲儉以  
酒以鐵騎衛送賊掠三歲女兒剖腹淨洗奠米酒祭  
天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食飲酒三鍾焚其兒槍  
柄忽折卜者曰留此必敗卽引軍趣善州侵京山府

三道州郡蕭然一空禍以我 太祖為楊廣全羅慶  
尚道都巡察使安烈為體察使副使一云為都體王福  
命禹仁烈都吉敷朴林宗洪仁桂林成味及 太祖  
庶兄元桂為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各賜馬二匹師  
出至長湍有白虹貫日占者以為戰勝之兆倭駐沙  
斤驛元帥裴克廉金明輝池湧奇兵彥鄭地朴修敬  
裴彥都與河乙止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士卒死者  
五百餘人賊遂屠咸陽攻南原山城不克退焚雲峯  
縣屯印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太  
震 太祖見僵屍相接惻然不能寢與安烈至南原

克廉等來謁于道 太祖休馬一日將以厥明戰諸  
將咸曰賊負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與  
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不擊可乎乃部署諸將  
詰朝誓而東踰雲峯距賊數十里至荒山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我當趨之  
諸將由坦道進望見賊鋒銳甚不戰而却日昃 太  
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射之繼  
以柳葉箭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  
合虜戰殲之其地泥濘彼我俱陷顛仆及出賊多死  
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

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挑之。太祖仰攻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奔北。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將引槩直趨太祖。後甚急，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太祖未及顧，豆蘭射殪之。太祖馬中矢，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太祖左脚。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賊圍太祖數重。太祖與數騎突圍出賊，又衝突太祖前。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太祖麾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驍

勇無比，乘白馬舞槩馳突，稱阿只拔都被堅甲帶銅面無隙可射。太祖謂豆蘭曰：我射堦牟頂子落汝便射之。遂躍馬射之中頂子，堦牟纓絕而側急整之。太祖復射中堦牟，遂落豆蘭乃射殺之。於是賊挫氣痛哭聲如萬牛，棄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日色不變。獲馬一千六百餘匹，兵仗無筭。遣知印金鞠報捷，禱喜遣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醞慰之。初賊十倍於我，及敗惟七十餘人，奔智異山。太祖曰：天下未有殲賊之國，不追即還作軍樂，軍士皆呼萬歲，諸將懼罪叩頭。

流血 太祖悉赦之笑謂諸將曰擊賊當如是諸將咸服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曰竹輕於木然民家所植且木吾舊物不失而還是矣軍士敬服皆捨竹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矢痕必嗚咽流涕是戰也處明居馬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 太祖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戲迎天壽寺門 太祖望見下馬趨再拜瑩亦再拜執 太祖手揮涕曰公乎公乎再造三韓微公國將何恃 太祖頓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何功焉禍賜

太祖及安烈金各五十兩福命以下諸將銀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敢受 太祖威名益

著倭賊必問

李

太祖舊諱

萬戶今在何處不敢近

太

祖軍必伺間乃入寇倭寇丹陽郡安烈與韓邦彥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又與邦彥等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四匹封原川府院君尋判三司事恭讓初金侂起侂言與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與王爲內應郎舍尹紹宗李詹吳思忠等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王乃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翼日疏又上流漢陽初禍

歸江陵謂人曰誤我者安烈問侍不服以刀裂足掌  
數寸許熨以火隨問皆服遂成獄安烈亦坐罪紹宗  
等又言洪永通禹玄寶王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  
與安烈逆謀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願置安烈永  
通玄寶仁烈安德等極刑不報紹宗等又言洪永通  
黨附仁任堅味興邦同惡相濟羣兇就戮而未通獨  
以禍姻戚得倖首領禹玄寶位至上相姦邪傾陷王  
安德藍浦之役全軍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  
禹仁烈出身刀筆當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蓋  
所未聞鄭熙啓連姻興邦恣爲不義又因禍妻崔天

儉之女幸免戊辰之誅此五人罪惡貫盈在所必誅  
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禍是皆天地所不容非殿下  
所得私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下攸司鞠治不允諫官  
伏閣待命日中不退王乃召德符及我 太祖議之  
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玄寶熙啓等於佇辭  
證並不相干安德當回軍時協謀定策仁烈嘗與僕  
長壽入朝奏禍狂悖之狀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  
職潛遣密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卿等毋  
恐是日孤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西岡郎舍復  
上疏曰孤陰類而穴居者也小人附託權勢之象也

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墉以此  
權勢狐以此小人今臣等伏閣請去小人而妖狐乃  
見是小人未盡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  
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則天譴  
可弭矣不聽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請誅安烈時有  
強盜劫人於門外紹宗等面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  
以蔡州叛丞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以  
藩鎮聲勢相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去羣臣議  
赦元濟以安藩鎮憲宗不聽以度爲丞相卒平元濟

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  
此輩不可不慮也退上疏曰臣等前以安烈大逆五  
上疏請治罪殿下寬宥只令安置漢陽別業國人缺  
望願明正其罪以懲亂賊王下其疏憲司曰就貶所  
勿更鞠誅之尋下教錄安烈回軍功尋以辭連彝初  
削功臣

王安德鄉貫世系未詳恭愍朝從安祐等平紅賊錄  
功爲二等累遷密直副使恭愍薨安德倡議立辛禔  
陞判司事轉門下評理北元使來安德爲館伴有宰  
相奉宮醞至館立而飲使臣跪飲安德使臣怒曰以

汝君之酒立飲天朝使跪飲陪臣禮乎時君弱大臣  
用事人皆趨附求合故積習至此出為楊廣道都元  
帥倭寇餘美縣安德擊之賊登山趣沔川安德追擊  
斬一級賊入知郾寺禰遣體覆使崔仁哲責安德不  
能捕倭倭自江華攻陷楊廣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  
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見者誤以為我軍不  
避被殺傷者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遂入安城郡安  
德望見賊勢怯懦不進乃召副元帥印海陽川元帥  
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知之由他路引  
去安德率銳卒擊之不克身被創銳卒死者四人安

德號天痛哭擒賊謀訊之謀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  
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

東西江守禦稍密瑩自鴻山捷後  
未嘗遠出故倭終不得犯京云初賊入安城伏兵

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于隴上若農夫然以給之水

原府使朴承直聞元帥至亦率兵來問田者曰賊退

否三元帥安在對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

之直趨官解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士卒

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遣贊

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會仁哲還朝

妄言臣督安德仁桂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餘級



賊奔潰禍信之賜仁哲殿馬白金安德等殿馬衣酒  
召伯淵等還倭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  
妻子安德與戰于盧峴敗績翼日賊又寇溫水縣焚  
伊山營海等戰于新橋夜賊圍之士卒驚潰多死賊  
又自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禍命商山君金  
得齊密直副使睦忠王賓副之賊又寇寧州牙州安  
德與仁桂海得齊忠賓等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獲  
兵仗及馬百七十餘匹禍賜酒以慰之又擊倭于槐  
州斬三級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安德與金  
斯革都興擊之斬三級拜贊成事倭賊屯古庇仁境

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楊廣道都節制使李承  
源追至九十里與戰于都屯弗大敗安德墜馬僅免  
士卒死者四十餘人恭讓朝金佇安烈之獄起辭連  
安德及禹仁烈禹洪壽等臺諫屢上疏請置極刑不  
允封安德爲江原君王召獻納咸傳霖曰予命臺諫  
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禹洪壽等汝知否傳霖對  
曰臣知之王曰汝已知之何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旣  
已爲君汝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  
論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曰自  
古入君不罪言者王曰玄陵之世諫官得罪者多矣

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卽位之初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厥後頗自爲聖蔑視羣下雖有言者不以爲意猜忌日深大臣臺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馴致甲寅之變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大業三韓欣然以爲復見太祖之世若止以玄陵爲法豈臣民之望乎王曰洪壽爲功臣安德有回軍之功仁烈嘗入朝奏禍不道豈欲迎立哉對曰戊辰回軍權在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朝迫於國命豈得已乎洪壽之爲功臣臺諫已言其濫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則從之請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文章復

論安烈之黨流安德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又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踰月召還郎舍許應等言僞辛之黨其罪一也憲司近劾李穡竈逐鄉里而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道等尚在京城請奪職遠流王以安德有功且罪狀未著止流種學乙珍庚道于外未幾定迎禍之罪外方從便尋許任便居住卒謚貞襄

論曰鄭地寬厚有大志上書論事慨然以掃清海寇爲已任其言陸民不閑舟楫但簽島民及就募者以赴戰與僕長壽趙云伉之策相爲出入及朴頭洋羅

峴之捷功冠諸將可謂克酬其志矣邊安烈扶寧一戰得破倭寇王安德爲將數歲無可紀之勞三人者辭連葬初金佇之獄彼尹紹宗吳思忠之論似難取信成石璘亦請誅安烈則一時公議固爾邪

黃裳 邊光秀 河乙泚 文達漢 尹可觀

羅世 禹仁烈 崔雲海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檜山君裳忠惠時授護軍恭愍初拜密直副使賜功臣號陞知樞密院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畜鷹犬然乎侍中廉悌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今四方兵起

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鷹犬蹂禾稼乎裳慶千與元顥皆好鷹犬故慙赧再轉判樞密院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王避紅賊南幸裳從之爲交州江陵道都萬戶與安祐等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爲一等拜參知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罷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經正監丞復拜贊成事辛禡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裳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而嫁裳憲司劾之請杖流遠州禍不許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帝嘗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

瑞

邊光秀恭愍時爲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漕運阻  
後不得通選東北界武士刷喬桐江葦東西江戰艦  
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  
島有內浦民被擄者竄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  
輕進善不聽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光秀等  
追之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  
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望見禱覬  
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  
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邪願小駐爲國破賊光

秀等終不救士卒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  
使朴成龍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全  
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追之不敢近  
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  
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登船有一卒  
中矢亦投水援舷不能上承遠引入船晝夜手擢三  
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而  
已喬桐江葦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人  
恨之後辛旽譖光秀流三陟  
河乙止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時爲江

華萬戶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  
殺掠人民王責乙沘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並杖配  
烽卒辛禍初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安撫使乙沘貪財  
乏才行賂權貴得任閩寄士林鄙之乙沘捕倭一艘  
禍賜衣酒時乙沘簽軍於定額外又簽烟戶軍及別  
軍民頗失業體覆使郭璇還奏之卽罷新簽二軍柳  
滌代乙沘爲元帥未至乙沘輒歸晉州田庄倭賊二  
十餘艘乘間來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民戶大肆  
剽掠禍怒命繫致乙沘于巡衛府杖百流河東縣尋  
釋之起爲雞林元帥初日本大內義弘自謂其先出

於百濟以我爲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擾我疆會本  
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弘遣麾下朴居士以  
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謂國柱曰以我軍爲先  
鋒貴國士繼之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雞林居士  
率兵與戰乙沘逗遛不救居士軍大敗得脫者纔五  
十餘人

文達漢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辛禍時授大護軍累  
遷同知密直司事賜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  
爲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禍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  
士卒強弱其有逗遛不進者元帥則羈械待命餘皆

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泰寺  
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  
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帖子浩敗  
死達漢與安德興金斯革安慶朴壽年等戰于公州  
盤龍寺斬八級後禍如元中浦至水淚水方漲莫測  
淺深禍躍馬欲濟達漢諫毋遽入俄有人濟禍望見  
大怒曰彼能飛渡邪文評理其誑我乎卽令達漢歸  
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鄆白  
禍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出入禍許之  
瑩在政房復達漢職禍見達漢名曰曩者鄆使金實

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句去又削鄆實職遂下  
鄆實巡軍尋起達漢評理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  
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漢憑藉外戚縱肆貪婪流合浦  
都堂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卽位臺  
諫交章以爲達漢以李琳妹壻居中用事恣行不義  
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收告身斥  
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宗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射恭愍  
晚年令韓安洪倫等強辱諸妃嬪可觀亦昵侍左右  
王令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棒之廢爲庶人

尋釋之辛禍時拜密直副使出爲慶尚道副元帥倭寇比屋義城等縣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爲本道都巡問使鎮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與晉州牧使朴子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擄二十餘人并獲器仗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聞于朝爲置船卒自後倭患稍息銷兵器斲棄者爲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及還鞍勒破以麻約

約字出左傳

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功爲二

等累轉版圖判書爲喬桐萬戶倭入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衛府辛禍初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熊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使我兵不得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擊之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分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世上書曰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之後得處肉食之列常思效死以報萬一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禍壯其志賜內殿馬二匹又與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敏李元桂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

華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滸指示一家曰賊謀入彼世疾趨圍而火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艘寇神州會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璧沈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勢甚強我師疲弱難以制勝倭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朴普老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爲海道元帥倭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庚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又與庚擊倭于龍岡縣木峯浦獲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艘

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舶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舶米棄地厚尺世等至鎮浦用茂宣所製火砲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死殆盡浮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鎮撫獻捷禍喜賜鎮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還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寇丑山島禍命世往擊之世不卽行禍怒繫廣州獄尋釋之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禍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出爲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



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成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無以應之倭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山據險自固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獲馬六十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不能敵請濟師禍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

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者雲霓邏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洶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負手叩其臀示無畏以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卽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槩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

之神將還自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使 恭  
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  
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  
登汝等當隨之遂控馬徐引察其地勢卽拔劍打馬  
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  
隨之於是奮擊賊墜崖死者大半擊餘賊殲焉未幾  
仁烈以病辭又出爲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  
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捷禡賜酒鞍馬尋知  
門下出爲慶尚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  
烈與戰却之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禡

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清道密陽慈仁彥陽等地仁烈  
與克廉河乙沘吳彥戰于蔚州斬十級獲船七艘賊  
入蔚州刈禾爲糧侵及機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  
又與克廉朴修敬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  
十餘人禡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諸將酒是戰也有  
韓加勿者力戰沒於陣都堂賻其妻米十五碩布百  
五十疋倭又寇班城縣登碓山頂樹柵自保仁烈與  
修敬彥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贊成事商議恭讓  
卽位金佇獄起辭連仁烈臺諫疏論請置極刑王不  
允免其官尋以仁烈爲雞林府尹命趣之官仁烈曰

臺諫文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  
貶黜是實其罪也臺諫文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  
又辭連繫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崔雲海字浩南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高郵之  
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散員累轉典工  
總郎辛禡時出為忠州兵馬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  
獻又為順興榮州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都管  
領事屢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絲帛兵器遣  
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獲牛馬  
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境內人民作粥

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寇  
原忠丹陽吳川雲海為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  
以獻賜馬絲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  
使尋拜密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為楊廣道  
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使擊倭于新昌走之雲海妻權  
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拔劍刺馬擊犬斃又  
追雲海欲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絕嫁永興  
君環門下府牒憲司鞠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論曰黃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平紅巾禦島倭皆有功  
然跡其行檢一何無禮也內浦之戰邊光秀觀望不

戰居士之來援也河乙止逗遛不救罪不容誅矣文  
達漢為將雖有小獲輔政則縱肆貪婪而已尚奚取  
哉若尹可觀有臣子大節居官清約置船卒以防海  
路開屯田以贍軍食其籌畫夙猷當時第一流也羅  
世自以非衣冠之裔常思效死報國上書請擊倭破  
走江都水原之賊志氣勇略殆鄭地之流亞歟禹仁  
烈獲賊兵仗牛馬輒分與有功士卒樂為致死崔雲  
海掠倭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作粥賑飢人咸慕之  
俱可稱焉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三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三十四

名臣十三

李穡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毅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  
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毅仕元為中瑞司典簿  
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毅在本國卒  
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  
以匹夫之賤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  
之微高深所資儻蒙殿下曲賜採擇幸甚幸甚臣聞  
經界之正井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

垂之制四百餘年未流之弊豈盡無有而田制尤甚  
經界不正豪強兼并有司雖以公文朱筆先後定其  
賓主甲若有力乙便無理然此受田之家皆王臣陳  
力之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失  
弓楚人得弓猶之可也至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  
數畝之田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  
租者已至若其田之主或有三四家者或有七八家  
者苟力侷勢敵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  
稱貸而益之民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嗇矣富  
人哀此惇獨殿下卽位之初首以田制爲務繼降宥

旨愚以爲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  
難去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爲主參以公文朱筆爭奪  
者因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稅新墾之地減濫賜  
之田則國入增正爭奪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  
人心之悅國入之增爲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何憚  
而不爲或曰富人之田難以亟奪積年之弊難以遽  
革此則庸君所行非所望於殿下也近年倭寇侵疆  
貽聖上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俱得其要然  
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於野者熟矣今之爲計不  
過有二曰陸守曰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

性亦猶是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今天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船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欲其坐作進退當敵實勇難矣臣以為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其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則按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所用之折辱守令糜費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為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為事而以漁鹽為利比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敵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召募必其賞

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况殺敵得賞不猶愈於魚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盜賊可敗矣二者禦寇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我為怯海戰而不陸守則彼或出其不意故陸守所以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先王知其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嘗舉此而遺彼焉我國家熙洽漸摩加以東漸昇平百年民不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諸衛之職為膏粱所占又且無軍以

今準古雖曰重武而無用武之實矣近以倭賊中外  
騷然幾不土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腥尚賴皇天  
眷顧我元今且宴安不至顛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  
不溢思患預防何蔓難圖苟或因循一朝有緩急將  
何備之乎況我國東有日本北有女真南通江浙之  
船止有朝天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來既已倉皇失  
措江浙之賊帆船而來女真之人南麾其騎則荷耒  
之民其遠爲干城之卒歟若變起倉卒無以衛社稷  
每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舉之科令充諸衛之  
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爵祿而作其氣國足精

兵人樂爲用庶幾無他日噬臍之患矣孔子之道大  
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今崇奉廟學規模亦非臣之  
所能悉論國家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薄州  
郡亦各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緻密觀祖宗之意所以  
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  
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濬之其  
源未必清古之帝王有令名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  
耳殿下以生知之資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  
下修葺之令非惟吾儒之幸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  
徒解散齋舍傾頽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將

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道未汲而繁華之戰已勝離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爲儒之宗匠爲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况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孰肯棄捷徑而趨歧途哉朋徒解散齋舍傾頽良以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

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則昔之招不來者今則靡不去矣臣將見人才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爲國佛刹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宗爲利之窟川芴山曲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其徒之如此也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爲僧者亦與度牒而無度牒者卽充軍伍新創之



寺並令撤去而不撤者卽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髡  
緇臣聞殿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  
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  
之極美不以爲喜待之甚薄不以爲怒况其經中分  
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  
目方等留心頓法無所不可但爲上者人所則效虛  
費者財所耗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  
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臣又  
復思惟盛衰相因理之必然我國家再世幼冲陪臣

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  
爲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時宜渴於用賢矣  
未見東帛交交宜急於聽政矣未見庭燎晰晰賢能  
豈盡登庸姦邪豈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徒缺百姓  
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却步而圖前南轅而適  
燕臣甚爲殿下恥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修心之要出治之方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  
擢魁科授肅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  
官如元應舉明年赴廷試讀卷官參知政事杜秉彝  
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稽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第二甲

第二名敕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  
史院編修官尋還國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  
陞內書舍人又如元任翰林院權經歷五年以母老  
棄官東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  
選也王嘉納遂以稽爲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  
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議大夫請行三  
年喪從之七年以言事忤權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  
稽尚州其夜命以稽爲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  
謂宰相曰李稽才德出衆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  
以伏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王

南幸扈從錄功一等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儒  
學提舉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賜端誠保  
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罷間有大政則必就問  
焉十四年簽書密直司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稽  
判開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  
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  
教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稽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  
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是學者益集相  
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  
右司郎中十七年侍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巖影堂之

役王大怒下濯等獄使稽鞠之王欲以事誅濯命稽  
制諭衆文稽請濯罪名王曰父爲首相多行不義致  
天大旱一也奪漢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  
三也其葬降用求和公主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  
於此稽曰此皆既往事也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  
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以爲上書之故且此四事皆  
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趣益急稽俯伏曰臣  
寧得罪安敢爲文以成其罪且上書之事非獨濯領  
都僉議亦知之矣時辛旽爲領都僉議方在王側不  
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怒不敢告耳王命侍

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佞伏不敢進旽曰宜令言者  
封之乃命稽稽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稽謹封王  
曰以予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  
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許進膳  
翼日旽欲解王怒啓王下稽獄使贊成事李仁任知  
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王命稽曰臣自布衣謬  
蒙上知不有戰功不經吏職但以文墨小才驟至宰  
相上恩深重圖報無由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  
惜身命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在縲絏稽爲問  
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不濫殺大臣也因

泣曰稽之泣非爲見恤於獄官非敢望達於上聰又  
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  
世也仁任等以聞王遂感悟放濯等命稽曰沐浴而  
朝予將與之言明日稽進謝王曰毋嫌前怒宜更盡  
心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堂文學加文忠  
保節贊化功臣號我太祖爲知門下府事王謂近  
臣曰近日物議何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  
武皆用第一流以爲宰相誰敢議之王每召見稽及  
李仁復必令左右灑掃焚香幸僧神照白王曰君見  
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公道德非庸儒

且稽學問舍肌膚而得骨髓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  
哉尋丁母憂起復仍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  
辛禍三年加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禍以稽爲  
師傅稽追父毅志成大藏經禍聞之命知申事盧嵩  
降香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明年復封韓山君  
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韓山府院君帝  
遣張溥周倬等來溥等至境問稽安否禍以稽稱爲  
判三司事出迎誥命十一年上書乞退禍不聽尋檢  
校門下侍中十二年知貢舉以舊例享禍于花園禍  
以師傅敬重之親執手引入欲對榻坐稽固辭親牽

內殿馬賜之是試稽嚴立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試不中同知貢舉廉興邦欲取之力請於稽稽不聽十三年禍修西普通塔命稽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弘揚佛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可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歸崇三寶今殿下修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矣嗚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在於今日乎識者譏其諂主佞佛一日稽稱病不出曰侍中李成林生長矮屋及為宰相廣占民田一時並起三第左使廉興邦亦以取斂為事誤國家者必此二人

也十四年我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稽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稽稽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之子遂立昌昌起稽拜門下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贊化輔理號賜馬一匹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恭愍薨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稽為相曰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辨之王幼不能行是老臣之責也即自請入朝我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稽老且病固止之稽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若死道路以屍將命苟得達國

命於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  
賀正且請王官監國稽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  
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爲書狀官 帝素聞稽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  
從容賜語曰汝在元朝爲翰林應解漢語稽乃以漢  
語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  
之稽久不入朝語頗艱澀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  
納哈出回至渤海與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  
作幾死得免時田制大壞我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  
欲革私田都評議使司議田制稽以爲不可輕改舊

法持其議不從稽謁禍于黃驪府未幾乞解職舉李  
琳自代昌以稽爲判門下府事稽嘗與洪永通李茂  
芳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稽藉口益肆其說  
又久典文衡以其子種學再掌試種學素不能文士  
林頗譏稽私其子昌將親朝稽曰遼野寒甚宜早行  
旣而昌母李氏憫昌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稽  
琳及我 太祖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  
綵段十疋馬一匹下教獎諭初崇仁副稽赴京至是  
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稽不自安上牒乞退昌不  
聽命中官賜酒慰諭猶不出昌趣令視事又命贊成

事禹仁烈賜酒于第稽又上箋辭昌不聽蓋稽嘗愛  
崇仁文章其再上箋意欲救之也稽遂歸長湍別業  
昌遣中使李匡存問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  
還稽不起恭讓卽位稽自長湍還詣闕賀王召入內  
下牀而待乃曰平生閒遊不意今日得此願卿輔之  
復以爲判門下府事王親裸太廟告卽位將事之夕  
有司請撤禍毋神主稽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  
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李稽  
事我玄陵以儒宗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李仁  
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稽助議立禍諸將回軍議

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  
繼其邪謀問計於稽稽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  
其子種學宣言於外戚曰羣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  
吾父之力也稽之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  
相期謁禍於驪興而稽先期獨見其獨見之際所言  
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  
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議復立  
王氏以遵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  
要富貴與稽及禍舅李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辛  
禍以沮復立王氏之議若以旣十五年委質爲臣不

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年王氏而忠於十五年  
辛氏哉稽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  
辛禍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黜禍而立  
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禍其在  
禍昌亦為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論也世為王氏之  
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祀永絕其為罪惡天地宗  
社之所不容也嗚呼王莽篡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  
其謀而效其力也但以禹儒宗素有重望而附莽則  
莽無所忌憚國人亦且信從而附莽者反為罪人  
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

論稽附禍昌為國人倡罪反有重於禹也且稽為仁  
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興邦恣行貪  
欲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敗  
亾而稽不言其非為禍師傅屢受賞賜乳臭子弟咸  
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禍肆其暴虐殺戮無辜而稽不  
正其過見禍安與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基東方無  
窮之禍而稽又不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  
生興詞訟而毀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法稽為上相  
固執不可使種學揚言於人以倡巨室怨謗之端李  
琳貪墨國人所知稽欲納交外戚以圖保全薦琳自



代又以儒宗佞佛印成藏經舉國爭效惟恐不及以  
誤風俗使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乃祖志耳是  
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又以奉昌朝見迎立辛  
禡之計未遂託李崇仁被劾歸于長湍觀望事變及  
殿下卽位公然而來受判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  
了無忤色曲學阿世飾詐釣名請下攸司論稽父子  
及敏修之罪以戒後世爲久臣而不忠者王命罷稽  
種學奪敏修告身思忠等復上疏論劾流稽于長湍  
種學于順天遣糾正田時鞫敏修于昌寧時欲以敏  
修立昌之謀出於稽取辭敏修不服曰立昌之罪予

固獨當稽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疏  
請治稽敏修立昌又欲迎禡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  
稽敏修于憲司嚴加鞫問置之極刑命削稽職與敏  
修徙遠地左常侍尹紹宗以稽門生不署名臺諫復  
請稽罪王遣思忠時及執義李臯鞫稽于長湍命之  
曰無令稽驚動若不服當更稟旨稽果不服曰倡立  
辛昌非稽所知稽若妄言上天監臨請與敏修對辨  
思忠遣時以聞王命加拷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杖  
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辭稽曰回  
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稽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

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為族同心稽不敢違  
以禍立已久當立子昌為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  
朝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日汝國逐父立子天下  
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邪子應之曰  
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李太祖以為  
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趣之不獲已回兵繫瑩獄  
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  
二十餘里舊都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地且宰相侍  
衛儀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之有及還謂  
侍中李太祖諱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興遠地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已固無  
迎立之議思忠等取辭乃還稽嘗語人曰昔晉元帝  
入繼大統致堂胡氏以為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  
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  
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造難易絕  
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稽於立辛氏  
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再論稽敏修罪不報  
交章復論遂移稽于咸昌臺諫又論稽琳王欲與宰  
相議知申事李行曰臺諫之論安知非功臣意邪手  
書疏尾曰依申以稽為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

名臺諫効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効仁沃侵官王  
不得已皆罷之我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爲臺  
諫論列非臣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禍昌之黨疾  
臣等造言興譎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杜  
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論執愈堅  
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禹洪壽駙馬成範之父故怒  
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諫伏閤請命王曰琳穡等  
皆已流竄勿更論請王以諸功臣不視事命評理裴  
克廉署事都堂大提學安宗元左使權仲和等白王  
曰都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速令九

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一相辭職都  
堂皆改批今亦宜改九功臣批令出視事王從之九  
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  
諫以言不聽辭皆左遷爲守令流行于清州王昉趙  
胖還自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  
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帝言高麗李侍  
中立王瑤爲主瑤非宗室乃李侍中姻親也瑤與  
李侍中謀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  
可卽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  
仁李種學權近李貴生等殺害將禹玄寶禹仁烈鄭

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  
流其在貶宰相潛遣我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  
下兵來討乃出彝初所記稽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  
與彝對辨曰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彝曰爾  
位至封君頗知我乎彝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  
聖明亦知其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相將彝書內人  
等鞫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上疏請鞫彝初之黨留  
中不下會宗衍逃遂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  
巡軍大獄遽起令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鞫有麟辭連  
崔公哲崔七夕曹彥趙瓊韓成金忠安柱郭璇鄭丹

鳳朴義龍等并下獄初有麟從弟思康素無行嘗為  
僧犯賊亾入 上國改名彝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  
赴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麟在  
獄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夫介逮繫稽  
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于清州獄遣門  
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經右司議李擴刑曹佐郎  
申孝昌田時與楊廣道觀察使柳珣鞠之虎等至清  
州鞠諸囚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  
直衝北門城中水漲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  
蒼黃攀樹木以免王以水災下教釋之仍安置咸昌

尋宥稽許從便三年憲府請復治稽種學不從憲府  
復論稽罪王勉從之流于咸昌諫官又論種學流遠  
地俄許京外從便稽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  
入繼正統卽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愈增  
兢惕未浹旬日遽被彈劾連章累牘請置極刑閱歲  
三改益峻不衰臣之性命在於朝夕苟非殿下好生  
之德與天同功臣豈能得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  
澤哉臣聞命之日急於謝恩卽離貶所踰嶺而北蒙  
犯風雪忠驪之間宿疾發動致此淹留未得徑造伏  
望憐臣衰憊永示好生之德王覽書卽命驛召稽及

崇仁種學稽還京謁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驚喜  
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稽立飲稽不讓人皆非之極歡  
而罷王聞之曰此二公疇昔之情好也王嘗謂左右  
曰向者省憲數請誅稽予以爲稽嘗事玄陵言事忤  
旨雖怒甚猶待以禮又爲僞朝奉使 大明 帝寵  
待優渥召對便殿賜宴獎慰天下想望其爲人以玄  
陵之睿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况如寡人其敢  
害之居數日稽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賜  
酒慰之命還告身復封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  
事及夢周死鞫諫官金震陽辭連稽種學種善流種

學種善于外王使謂稽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  
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稽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  
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入 本朝封韓山伯卒  
年六十九賜祭賻禮葬謚文靖稽天資明敏博覽群  
書爲詩文操筆卽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  
文爲已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  
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  
不以爲意然志節不固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  
法爲世所譏有牧隱集五十五卷行于世子種德種  
學種善種德官至同知密直司事種學簽書密直司

事

論曰東國文章崔文昌拓其源李奎報暢其流益齋  
始循軌法而集成於李穡當時權近李詹論穡之文  
與唐宋諸家韓愈歐陽脩蘇軾馳騁上下掌國文翰  
數十年中朝學士稱賞之少時居憂上書論國事慨  
然有希文之風矣及致位宰輔無大建白晚節多艱  
瀕死者屢矣而忠義之性確然不變嘗引胡致堂論  
晉元事自以不敢異議於立辛者亦此意其果爾邪  
太祖登極遣使迎致待以故舊之禮送至中門將  
歸驪江登舟疾作卒云

禹玄寶 鄭夢周 金震陽 徐甄 李養中

金澍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郡人父吉生赤城君玄寶恭愍朝登第補春秋檢閱累遷執義拜左司議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興慶斬金師幸罷影殿役玄寶知之託以紹宗曠職劾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鈞衡崔積善盧嵩等上疏曰事貴變通言要切時不通乎變事難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乏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敢不罄竭衷懷思有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以來倭賊爲寇連兵追捕未

能擒獲近年尤甚殺害將帥擄掠人民沿海州郡遠近騷然至於再犯京畿無所畏忌將來之患固難測量將相大臣恬不爲意制禦之方未有成筭如或羣賊乘間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及宰相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毋失事機議者以爲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船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汎海揚揚而來我軍臨岸拱

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况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慎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顛倒方始驅聚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雖孫吳為將亦無能為矣宜預簡將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為驚駭之事則雖遇勁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力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為難宜擇子弟有器識者並令學

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獨何難得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卽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衆焉用國家用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况今雨澤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待以贍軍食人事動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興怪非一而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災以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屢下德音頒示條令其於憂國愛民慮



甚遠也法悉備也然而理效無著教化未孚其故無他但有司者以爲文具循舊弊耳願取丙申以後屢降條畫申敕有司舉行無遺便民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辛禍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爲贊成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我太祖回軍禍削諸將職以玄寶爲右侍中纔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卽位金佇獄起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疏請正典刑籍沒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閣待命王以玄寶於佇

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更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遠繫羈初獄以灾異得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士衡等上疏言罪涉羈初者已皆遠竄唯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畱在京城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翼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辭職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都堂請從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尋宥許從便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朴子良等相與

譏議時玄寶子洪得爲執義赴衙子良等不庭迎大  
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執義又譏憲官爲曠職以  
下陵長請罪之下子良等巡軍鞠之子良曰沮王氏  
議立昌者稽而謀迎禍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  
人之罪同本府論稽而不論玄寶以其子洪得執義  
也洪得論稽卽論其父不有其父也其父謀絕王氏  
知而不諫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何以迎爲  
頃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夫  
謀迎耦以絕王氏送葬初於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  
者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曠職萬戶柳

曼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罪若等何由知之  
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乃鞠升慶曰前此詣鄭道  
傳第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具言  
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傳問曰近者  
省憲刑曹論禍昌葬初之黨具密封以聞見乎道傳  
曰若等以禍昌葬初之黨爲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  
聞止此爾於是杖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得爲典校  
令省憲刑曹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臺省文章論  
玄寶請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爲駙馬故  
皆畱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明予必救之况曾被

流放在赦前其勿復論臺諫退上疏又請不允知  
申事成石琚代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體不可不聽  
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王勉從乃流鐵原尋宥封  
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被殺鞠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玄  
寶王以成範故釋不問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  
密直洪壽典醫副令洪富判事洪康上護軍洪得禮  
曹正郎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琦  
益山君敘福原君諮順寧君聘保寧君福門下贊成  
事安翊判開城府事金南得密直使崔乙義前清州  
節制使王承貴前密直副使都興知申事安瑗左代

言柳廷顯右代言許應判事朴興澤前延安府使安  
俊內府令申元弼兵曹摠郎崔咸宦官姜仁富流遠  
地使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等屢犯蒙宥猶不悛  
改乃更謀亂禍機急迫未及上聞已將玄寶等分配  
亂臣賊子人得以誅之茲敢先發後聞因上疏曰賞  
罰人主之大柄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亂  
而危亡隨之伏見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邪媚之行  
依阿取容竊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  
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偽朝黨於林廉廣行  
賄賂占奪民田免於戊辰之誅幸也而玄寶則參於

金佇得厚之謀洪壽則與於迎立辛禍之議屢被彈劾規免已罪陰遣彝初訴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但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報聖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擬欲報仇朋比夢周援引私昵諂佞之徒布列攸司又與諸宗親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爲社稷大計不可坐視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人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遊斥于外而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

明國典王命流玄寶于雞林餘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殿下卽位以來變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可稱夤緣戚里寵待優渥並宜恪謹守職以輔王室旣與安烈逆謀又預夢周陰謀所犯屢著罪在難宥而曾無戒懼日益驕矜謀去忠臣惟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鄰不輯竊爲殿下痛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議使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心伏望斷以大義明正其罪卽舍亦上疏請一依都

堂所啓皆不報憲府復上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室而殿下勵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韓萬世之幸也而禹玄寶父子所犯皆關國體法不當宥賴上寬仁獲全性命乃懷報復之志日肆姦邪之計朋比夢周連結宗親陰圖構亂貽患國家是誠宗社之罪人恐殿下不得而私也竊念殿下卽位以來禍亂相繼迄今不解無非此人之爲也薄昭文帝之親舅也一犯法而文帝不少假貸以存漢法楊妃玄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衆心蓋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義求絕禍階郎舍金子粹等言

禹玄寶構釁生事之罪在所不赦輔臣憲臣上章請罪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寬典是愛克厥威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願明示威斷一依前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敘臺諫復交章請罪雷中不下伏閣力爭王曰玄寶父子罪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予旣從臺諫之言已遠流矣臺諫宜亦從予言毋強言也臺諫又言震陽等獄辭云洪壽洪富指喉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洪壽洪富遠地永不敘玄寶入 本朝封丹陽伯卒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庀葬事謚忠靖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娠夢抱  
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秀異肩上有黑  
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  
驚覺出視乃夢蘭也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  
年應舉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  
閱十三年從我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  
農寺丞時喪祭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卽吉獨夢周於  
父母喪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間十六年以禮曹  
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耳  
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

書通無不昭合諸儒尤加歎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  
論理橫說豎說無不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十七  
年轉成均司藝二十年改太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  
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  
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漂抵巖島師範溺死其得免者  
纔什二夢周濱死乃生割韃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恩恤遣還辛禡元年拜右司議  
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  
首先歸附至是恭愍被弒金義殺使國人洶洶不敢  
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

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遣使賜詔權臣李仁任池齋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爲天下國家者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疑百事之禍也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茲矣今上卽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氏

遺孽謀納瀋王旣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後已也國家不唯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濟奉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人張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強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赦焉國家若

禮待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為臣子者其可忍乎又況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與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將何辭以對之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日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快眾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

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兵李南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至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迹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池李深忌之貶流彥陽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三年權臣噪前事舉夢周報聘于霸家臺請禁賊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縉徒空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與九



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劄還俘尹明安遇世  
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  
周卒莫不嗟惋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  
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  
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  
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四年拜右散騎常侍歷典工禮  
儀典法版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擊倭雲峯還拜  
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  
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  
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

地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  
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林堅味  
遂辭疾堅味卽舉夢周禍召面諭曰邇來見責 朝  
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今古且悉予意今平仲疾不  
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  
避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  
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  
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禍曰何日就道對曰卽日遂行  
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  
必相託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

平蜀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  
解華語特賜慰撫敕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載等  
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  
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  
增定歲貢常數及還襦甚喜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  
理明年請解職封永原君與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  
崇仁建議革胡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昌  
元年改爲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  
拜門下贊成事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  
功臣號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德報功實

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而連捷  
魁科廬墓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  
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  
絲綸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倡明濂洛之道排斥佛  
老之言講論惟精濶得聖賢之奧教誨不倦蔚有人  
材之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聖明勃  
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僚舉充書狀航  
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漂僅脫萬死以旋歸優荷  
九重之眷顧迨玄陵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有  
權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

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力言以爲邇  
來變故之相仍蓋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於 天子  
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价之行以明臣子之分顧東  
方之寧謐繇御輩之謀猷厥後胡使之來書辭不順  
當時郊迓之議大小皆然率李詹伯英之徒極陳不  
可忤仁任池齋之輩未得見容竄逐嶺南者數年往  
還日本者經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譴責之  
嚴國步危疑人心恟懼跋履山川親瞻天日始通王  
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惟自昔因愆事大之禮肆至  
今克有保民之休粵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禍昌

僭竊之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  
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尹承順  
等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  
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  
十五日卿等定策宣 天子之命稟大妃之言推戴  
寡躬俾承正統續十六年旣絕之祀延千萬世無疆  
之休於是整頓紀綱修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  
冗官而舉賢良廊廟施爲實堯君舜民之志經筵啓  
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才允協於股肱盛烈難忘於  
帶礪若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

圖形勒碑紀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上田副以臧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於戲予惟襲艱大之業思免厥愆御益輸弼亮之誠以永終譽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卽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尚是豈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祭英爲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彛初獄起臺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

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以爲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彛初黨夢周再上箋彛皆不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益陽郡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卽命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紹上書毀佛王怒欲抵以罪兵曹佐郎鄭擢上疏曰竊聞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以其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爲殿

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所謂先王成  
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紹毀先王成  
典乃殿下自毀之也願赦紹狂直之罪代言等畏王  
怒不敢啓夢周與同列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教求言曰言之者  
無罪於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  
真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斥  
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  
恐懼臣等以為斥詆佛氏儒者常事自古君王置而  
不論况以殿下寬大之量叢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霽

寬恩一皆原有示信國人王從之紹等得免夢周忌  
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趙浚南閭鄭道傳等  
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奭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周  
聞之有喜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 太祖 舊諱 今墜馬病篤  
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遂劾浚道傳閭及  
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祖還  
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畱宿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  
後力疾肩輿夜還于邸夢周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太祖弟和靖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王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不知乎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為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此此乃所以

為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罪人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浚閻等與臺諫辨明於是鞠臺諫流之并流其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誘人謀害大臣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理浚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同升為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是時世臣舊家互相猜懼訐訐日興逮繫滿獄凡大獄有五夢周啓王令省憲刑曹論列時俗五罪親勘裁斷積年滯獄一朝而決人心賴安時俗

喪祭尊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  
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  
用參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  
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  
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  
義倉賑窮之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  
放峻潔有團隱集行于世卒時年五十六 本朝贈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學兼  
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謚文忠子宗誠宗本  
金震陽字子靜雞林府人性慷慨不羣少孤力學恭

聽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駁歷華要出爲西海  
道按廉有聲績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彝初  
獄起震陽語同僚曰彝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  
憲司劾以輕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王止罷  
其職起爲右散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侍李擴  
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弘左正言柳沂  
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  
使南閭前判書尹紹宗前判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璞  
等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  
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於

一二卿相間偶起讎嫌與道傳同心相扇變亂賣弄  
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失乾沒之輩希旨生事之徒  
響應而作其中南閩南在為扇亂之羽翼尹紹宗趙  
璞為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  
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一  
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德歲庚午  
清州大水卒未城市乘榘天灾荐至年穀不登豈非  
所召殿下若曰浚為功臣雖有罪當恕臣等竊聞去  
年戊辰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  
浚不在軍中其不參其議明矣至已巳開國伯立

殿下之策已定矣浚則却之而言他賴開國伯不  
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浚前不參始議之  
日後欲沮既定之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浚若曰  
吾嘗無此言不唯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  
畏焉能廢哉至哉開國伯之忠也遏偽朝捐夏之  
舉活斯民也拒趙浚立他之謀為殿下也其忠可謂  
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  
食於斯含哺鼓腹於壽域之中其可得乎况天子特  
遣使价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於諸侯之上又  
可得乎若浚也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不惟不得為



功臣實爲大不忠之臣也。黃緣僥倖反得功臣之名，齒於功臣之列，芻糈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與真功臣十倍可謂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罪，猶復陰結黨與，無時聚謀，豈徒然哉？竊恐或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忠之論，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聞浚於上前泣衽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僞悔也。殿下天性正直，以爲實然，臣切恨之。浚當姦計方肆之初，天誘其衷，悟昨非而悔之，則其悔也真矣。厥今同惡幾乎垂翅，而衆怒羣猜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圖免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

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之可也。臣等又聞閭嘗陳言曰：殿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聞於國家別無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浚與道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惡如此，誠可畏哉！蓋此輩流厥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安敢效後輩私讎，未報勞心忉忉者爲哉？但以公義如此，事勢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飾皇天

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殿下收  
浚閻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鞫問其罪明正典刑道  
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疏上畱中不下震陽之  
疏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司發  
吏卒守浚閻第浚讀書不輟曰吾爲社稷耳又何憂  
乎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  
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閻紹宗在璞職亦流遠地道  
傳亦在流中而知申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  
申遣人于奉化執道傳囚于南州司憲府大司憲姜  
淮伯執義鄭熙掌令金欽徐甄李作李申又上疏請

浚等罪并劾判典校寺事吳思忠罪與紹宗同乞并  
究理命削職遠流震陽等又言古人曰去草不去根  
終當復生去惡不去根其惡漸長浚道傳惡之根也  
閻紹宗在璞養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  
惟道傳特蒙允許餘止貶外罪同罰異請將浚等並  
置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移流道傳  
于光州浚于泥山閻在璞紹宗思忠皆聚水原遣巡  
衛府千戶金龜聯刑曹正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  
姜隱同鞫未行我 太祖自海州輿疾夜還于邸鄭  
夢周李穡禹玄寶等以爲若劾浚閻置極刑則璞紹

宗思忠之輩不足制也陰誘臺諫連日文章伏閣廷  
諍請誅浚道傳等王命先鞫閻等諸人辭連浚道傳  
然後可並鞫之及夢周死我 太宗與 太祖弟和  
議令 恭靖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  
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且曰流之外可矣不必問也  
翼日兩府詣闕請鞫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  
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  
移牒爲之非吾等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  
寶使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 李祖  
繼持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先翦羽翼趙浚等然後可

圖也於是囚崇仁瑚種學與其弟種善夢周弟禮曹  
判書過司宰令蹈及其黨鄭寓李堂鞫之皆服乃召  
浚還思忠在璞並復職宥道傳閻紹宗流震陽擴來  
敢弘熙故甄作申崇仁瑚種學種善寓過蹈堂于遠  
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好殺久  
矣震陽等承夢周指族耳豈可濫刑曰然則杖之  
太祖曰旣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由是得免玄寶孫成  
範淮伯弟淮李皆王愛壻故玄寶之黨及淮伯皆不  
坐沂亦以病免又流詹及代言李士穎于外 太祖  
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夢周家並治

其黨王從之奪震陽擴崇仁瑚種學種善告身臺諫  
文章曰金震陽輩構釁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  
日其黨非一人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  
羣疑無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將不弭矣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究問情  
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命更勿鞠訊但  
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於是杖震陽一百徙流  
遠地尋卒

徐甄利川人登第恭讓壬申夏爲掌令與省憲文章  
請誅浚道傳等及夢周遇害並治其黨甄亦流遠地

革命之後遜居衿川鄉曲慨念前朝之事作詩云千  
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  
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欲罪之 太宗變色曰甄爲  
高麗之臣作詩思之是亦夷齊之流不可罪也 大東韻玉

亦出備齋叢  
話間採原史

李養中廣州人麗季仕爲刑曹左參議當革命之初  
抗節不仕遁居村庄不受徵命 太宗卽位以龍潛  
故人拜漢城尹亦不受 太宗嘗幸廣州召見之養  
中以野服攜琴獻酒魚 上歡甚竟不能奪其志特  
官其子以獎之 大東韻玉

金澍善山人侍中宣弓之後判書元老之子恭讓王  
朝以禮儀判書如 皇朝賀節還到鴨綠江聞我  
朝開國寄書夫人夫人文化柳氏曰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吾今渡江即無所容其身夫人有娠  
若生男名以楊燧生女名以命德仍送其朝服靴笏  
曰夫人歿後以此合葬為我夫婦之墓還向 中朝  
之日為我忌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還入中原居于  
荆楚云其子孫相傳十二月二十二日為澍諱日即  
江上發書之日也夫人解脫得男命之曰楊普改燧  
為普登科官至宣慰使楊普之孫之慶大司憲之慶  
之子應箕左議政曾玄諸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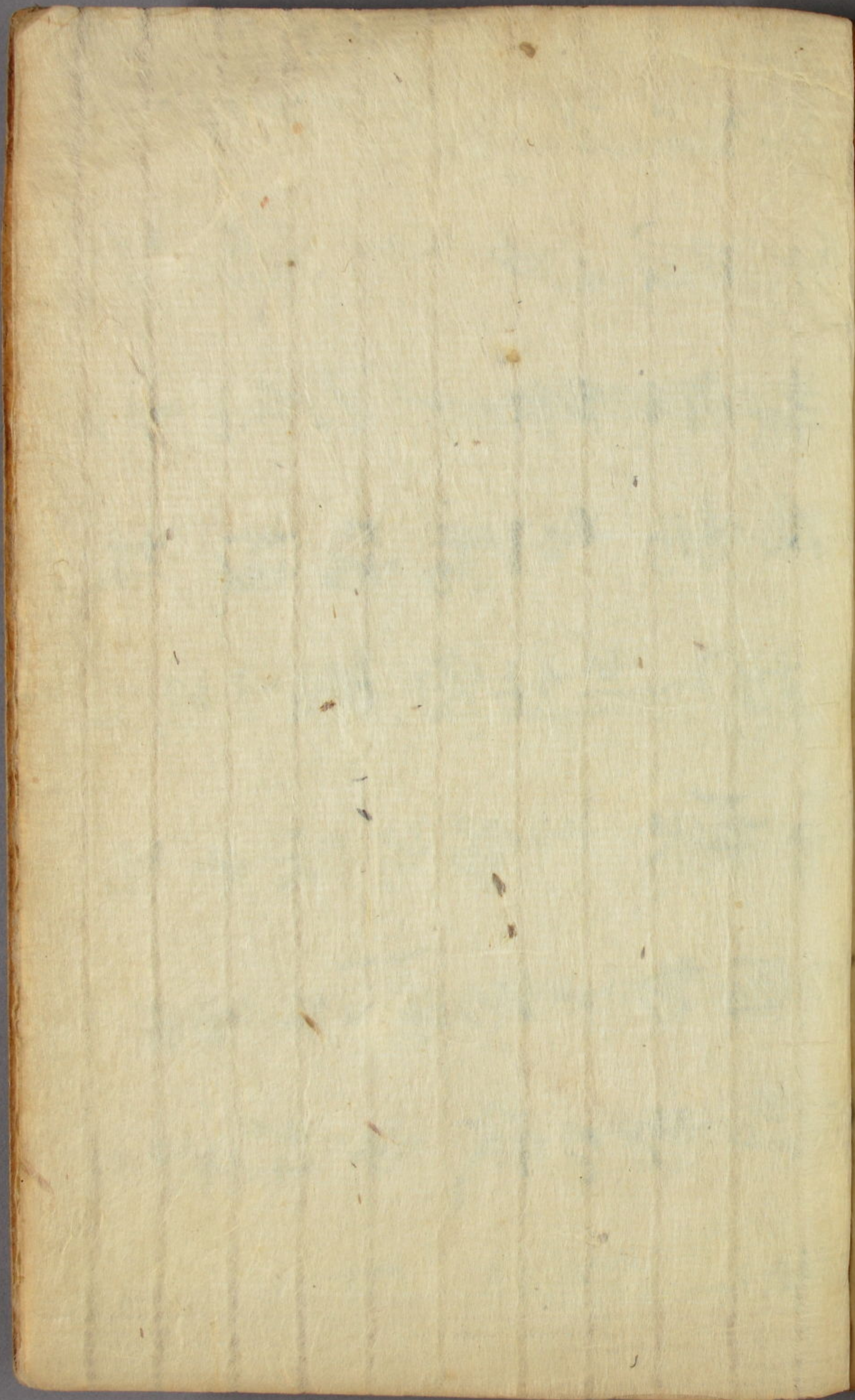
躋顯仕者相望其墓道尚闕表石運其遺命也先生  
外居善之新谷里麓巖下鄉人尊慕之稱麓巖先生  
噫先生徇國之節既足以震耀於宇宙其家今之出  
於倉卒者猶以眷眷無聞於世為言以此人無知者  
云出麓巖先生傳

論曰麗太祖誅暴反正無愧於湯武然猶謂諸勳臣  
曰子與公等志切救民不克終守臣節以此為功豈  
無慙德噫此一言者足為培養節義之根本矣五百  
年間國家多事君弱臣強變故百出然一脈士論不  
絕如綫迨其將亾也士大夫猶知以名義相高時則  
李穡鄭夢周道德風烈冠冕一代金震陽徐甄吉再  
金澍之徒起而翼之亦以高風完節儷美青史餘若

禹玄寶李崇仁成石璘姜淮伯傑長壽李種學趙珣  
鄭過鄭寓李堂李詹鄭熙金敏李作李申李擴李來  
李敢權弘柳沂崔云嗣李蟠權壘李茂李彬金履安  
魯生崔關金瞻李行安俊安翊等皆以一時勝流與  
夢周同心謀興王氏盡忠竭力其視吳思忠尹紹宗  
輩賣國自售豈啻霄壤之隔哉方正學所謂當廢興  
之際能全於義者諸君子有焉及革命之後或不保  
全節然謝肱引枕而卧王志接服樹葉史策美之以  
爲當日所處賢於淵儉雲約者詎不然歟則諸君子  
所處之正可以無愧後世而亦由於夢周忠義大節

有以風勵之也王炎午稱文天祥三千年一見可以  
稱於夢周者真知言也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四

This page contains a table structure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11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columns are empty, but the structure is clearly defined by the lines.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staining, particularly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	--	--	--	--	--	--	--	--	--	--

卷之三十四

四

